父親印象

姜琍敏

人生在線

早些年，如果你在馬路上，偶遇一輛電單車，左衝右突地掠過你車頭，請不要生氣。騎車人已是古稀老者。他不得不騎得飛快的原因，在於他車後架上那捆剛批來的報紙。他要趕緊回去分發、零售、一份份送進訂報戶信箱。緊接着，還要再去取下一批——不同的報刊到得有早有晚。他便掐準時間，到一批取一批，取一批，賣一批。年年如此，天天如此。風雨無阻，雷打不動。所以，與其說他是個開書店的，不如說他是賣報的，與其說他是賣報的，不如說他是送報的。

這老者是我的父親。倔強、勤勞、一刻也閒不下來的父親。

父親退休後並不缺錢花，卻在小區裡開了個小書店。進、銷、送，基本獨自操勞。書賣不動，就出租，租也租不動了，就盯住報刊做。但父親這種做法實在太辛苦。明明有人統一代送報刊，但那到得晚，還要付他報酬。父親總是騎車自取。夏日的高溫有時超過四十度，他照騎不誤。冬天的風雨有時把他澆個透濕，他一聲不哼。去年騎不動車了，這才換了輛最低檔的電單車。父親賣報最磨人處在於他還代訂代送報刊。因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歇不下來。但凡是人，誰沒個傷風病痛的時候？父親原有高血壓，心臟也不太好，卻硬是日復一日地頂了下來。而且，無論我怎麼勸，父親決不僱人，只讓弟弟和弟媳下班後和公休日搭一把手。我在外地幫不上忙，年年勸他別幹了；他的同事、學生也多勸他罷手，他總是呵呵一笑：這樣蠻好，又便利鄰里，又充實自己。再幹一年吧。可一年又一年，至今已將十年了。

父親賣報，是他命運的選擇，也是他性格的必然。從前的父親，原是蘇州大學的系總支書記、副教授。再前推，他還是一九四七年參軍的老幹部，渡過江、打過仗，當過軍代表。爾後由組織安排進修讀書、當講師、兼教授；出過書、捱過批。基本經歷和所有同時代的老幹部沒多少兩樣。所不同的是，別人退休後含飴弄孫、品茶讀報或發揮餘熱兼這兼那的居多。而一頭扎進報刊堆裡叫賣起來的，大概只有他一個。所以我說，這是父親性格的必然——以勞碌爲榮，以刻苦自己爲樂；事無貴賤之分且從不知享受爲何物，是他的一大特徵。早年的蘇州報上，曾發過讚頌父親爲「保持工農本色的好幹部」的文章。而這，或許是他的某種動力，卻也成了我少時羞於對友伴提及父親的原因。

印象中的父親，頭髮早就白透了，一臉的溫和，臉上總是笑瞇瞇的。但除了衣袋裡插着的兩支筆和下班時夾着的講義夾，和現在得空時在報攤上戴着花鏡讀幾行報，你沒法從他身上找到更多大學教師或領導的斯文相。不修邊幅，一年四季幾乎從不見新衣服上身，是父親的又一特色。少時曾有同學上我家，見父親穿着土布工作服在院中揮汗拉鋸，詫問道：原來你爺是木匠啊？

沒錯，父親確曾堪稱木匠。少時家中的一多半桌椅櫥櫃是父親打的。除此之外，貧困年間的父親還常年在大院中種拾邊地、養雞養鴨以貼補家用。心地善軟的他，還養過好幾隻撿來的棄貓棄狗，並在水缸裡養鯽魚、養泥鰍；搬進樓房後，又擺弄了滿滿一陽台花草。也許因了這緣故，再加上心地坦然，勞動鍛煉的結果吧，七十多了，卻仍然保持了身子和精神硬朗的父親，還能把車子騎得飛飛的。

有年春節我回家，遠遠看見父親在小區裡急急穿行，送報紙上門。身上穿着的，是我汰換給他的皮外套。皮面上已磨出斑斑花痕，攔腰還束根布帶子——我沒有閃避，而是迎上去幫他送報。現在我早已不以父親的外觀或勞碌爲恥了。相反，我爲我勤勞一生的父親驕傲。因爲我早已爲父，知道什麼是人生的眞諦。還因爲我已明白，一個人是否活得有意義，是否體面或尊嚴，本質上與他穿什麼或幹什麼沒多少關係，而與他怎麼幹或取何生活態勢有關。父親的人生觀是什麼，他這一生是否幸福，我不敢妄測。但我敢說，他一定活得坦然而自信。而生命不息，勞動不止，自強不息而不尚虛榮地生活着；這樣的人生不是最有價值的，至少也是值得自豪的。這樣的人不是偉大的，至少也是可敬的。

爲救人哪怕冤枉吃官司

陳來元

外交圈

二〇〇〇年七月至二〇〇三年六月，我在中國駐納米比亞大使館工作。期間，我們大使館處理了一起中國公司人員發生一死一傷的重大交通事故，其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突發車禍，一死一傷好悽慘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九日，我和使館經商參贊袁成玉等人前往納米比亞的南部小鎮奧森克，去那裡考察中國援助納米比亞修建的水利灌溉項目。考察工作結束後，我們在十一日一大早，就驅車返回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從奧森克到溫得和克大約有一千公里的路程。當日下午五點左右，我們到了離首都溫得和克還有不到三百公里的地方。就在這時，袁參贊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他拿起手機一聽，立刻變了臉色。只聽他對電話那一頭說：「啊？啊？怎麼會是這樣？你們趕快到醫院去……我和陳大使離溫得和克還有不到三百公里，正在往回趕……」

我在車裡耳聞目睹了袁參贊說的話和臉上的表情變化，心想一定是出了什麼嚴重事故了，就問袁參贊是誰打來的電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袁參贊一臉的陰沉，嘆了口氣回答說：「是經商處的同事打來的電話，說中國水產集團總公司駐納米比亞辦事處的經理張光華和翻譯梁洪武出了嚴重車禍。他們爲了與納米比亞合作單位洽談業務，駕車從溫得和克趕往談判地點——沃爾維斯灣港口，但是在離港口大約還有八九十公里的地方，由於車速太快，車子在一個拐彎的地方失去控制，向前翻滾了三四個跟頭以後，撞在路邊一塊大石頭上才停住。結果是梁翻譯當場死亡，張經理嚴重受傷，現在生命垂危。出事地點離溫得和克有三百多公里，納米比亞合作單位在獲悉發生車禍後，已安排直升機將受重傷的張經理緊急送往首都溫得和克的一家醫院搶救。」

救命要緊，哪怕冤枉吃官司

我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後心情十分沉重。首先想到的是，這場車禍已導致一人喪命，不能再奪走第二個人的生命了。現在梁翻譯已不幸遇難，人死不能復生，但一定要千方百計保住張經理的生命。於是，我一面打電話吩咐使館和經商處的有關同事趕快去醫院了解情況，看望傷員，並要求醫院立即全力組織搶救，一面讓司機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加快車速趕回溫得和克。

我和袁參贊趕到醫院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多鐘了。醫院的值班醫生和使館的幾人見到我和袁參贊，立即把我們帶到張經理的病房。我走近病床，只見張經理遍體鱗傷，雙目緊閉，鼻孔裡插着氧氣管，全身蠟黃，腹部鼓脹得像一口底朝上的大鍋，人已經不能說話，生命垂危。我立即請來醫院院長，要求院方選用最好的醫生、最好的藥物、最好的護理，不惜一切代價搶救張經理。院長和同來的主治大夫告訴我，他們已對病人採取了必要的救治措施，但是因爲病人傷勢太重，尤其是病人的大腸被汽車安全帶勒斷，他的腹腔和胸腔裡面充滿了積血、積液等污物，不是用好藥、好護理就可以治好的，這種情況必須動手術治療。院長又說：「根據病人的病情和醫生的經驗，從現在開始，如果在兩個小時之內還不動手術，病人就很難有救了。如果動手術的話，有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可能是將病人從死亡線上搶救過來；另一種可能則是手術失敗，病人死在手術台上。這兩種可能性各佔百分之五十。」接着，主治醫生又補充說：「我們在病人還沒有昏迷的時候，向他講了需要手術治療，他雖然不能說話，但心裡還是明白的，在手術申請書上壓了手印。然而按醫院規定，動手術必須有病人家屬簽字。鑒於病人家屬不在納米比亞，只能請中國大使館代爲簽字了。剛才，大使館的先生們說大使馬上就到，等大使來做決定。現在，醫院已經做好了動手術的一切準備，這手術做不做，就聽大使館一句話。」

我的天！這人命關天的大事，病人家屬不在場、不知情，別人怎敢輕易代爲簽字，去冒醫生一刀下去病人再也醒不過來的風險！如果醫生一刀下去將病人救過來了，當然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但是如果一刀下去，病人死在手術台上，萬一家屬不通情達理，追究起簽字做手術的人的責任來，如何是好？所以，我的第一反應是，做不做手術，簽不簽字，這種關乎人命的大事應當由家屬來做主，來決定。但同時我又想，現在的現實情況卻無法這樣做。因爲家屬不在納米比亞，同時誰也不知道張經理家中的電話號碼，張經理昏迷不醒，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與他家屬沒法聯繫。我又想到給張經理國內單位——中水公司打電話，但看看手表，此時當地時間是晚上七點半，算上時差，中國國內應是下半夜兩點半鐘。這個時候打電話，不要說大使館不知道電話號碼沒法打，就是知道中水公司某個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又怎麼能指望在下半夜還會有人接聽電話呢？再說，即使公司有人接了電話，這深更半夜的能不能通知到家屬？何時才能通知到家屬？這要折騰到什麼時候？不行，這絕對不行，這條路行不通！

怎麼辦？現在的問題是，時間不等人！在我和袁參贊趕到醫院以前，時間已經耽誤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不能再耽擱了！如再耽擱動手術的時間，就有可能錯過救治病人的最後機會。那樣一來，後果不堪設想。這時，我第一次親身體會到：時間緊迫，時間就是生命！怎麼辦？我心跳加快，額頭上冒出汗珠。再看看病人那垂死的慘狀和醫生焦急等待的目光，我想鑒於病人不動手術難以活命，若動手術還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能被救活，我身爲大使，在使館無法與病人家屬和他的單位取得聯繫，而且給病人動手術又刻不容緩的特殊情況下，我絕不能由於擔心自己可能無辜受到牽連，甚至惹上一場官司，而對自己國家在國外的僑民、同胞見死不救！想到此，我心一橫，立即與當時在醫院的使館黨委成員——政務參贊舒展和經商參贊袁成玉在醫院走道裡開了一個一分鐘的特殊黨委會，並做出緊急決定：尊重醫院意見和病人意願，立即對張經理進行手術治療。

有了中國大使館同意做手術的簽字，一直在一旁等候的醫務人員立即將張經理推進了手術室。隨後，我請袁參贊設法將發生嚴重車禍、梁翻譯死亡以及大使館全力組織搶救張經理的有關情況盡快報告國內有關部門，並請國內轉告死傷人員的家屬，同時請示國內對下一步工作的意見。

未雨綢繆，及時轉院再救人

醫務人員經過近三個小時的緊張工作，宣布手術成功！此時，我和等在手術室門外的大使館其他同志這才鬆了一口氣。與此同時，我們也一再叮囑院方加強手術後的護理，同時安排使館和經商處的人員在醫院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隨時觀察病人的情況，以防萬一病情出現變化，好及時請醫生採取措施救治。

誰知這一預防性措施還眞地起了大作用。十一月十三日上午，經商處擔任值班任務的二等秘書吳景超發現病人有濃痰堵住咽喉，呼吸困難，臉色蒼白，病情急轉直下。於是，他立即請醫生前來處置，同時將病情變化立即報告了大使館。鑒於爲張經理做手術的這家醫院沒有胸外科專家，治療呼吸道疾病的手段有限，院方對新病情的處置沒有很大把握，於是我又當機立斷，決定立即將病人轉到溫得和克另一家有胸外科專家的醫院進行第二次搶救，終於再次使病人脫離了危險。這家醫院的胸外科醫生向大使館解釋說：「病人手術後雖然積聚在腹腔裡的污血、污液等得到了清除，但肺部卻因爲仍存有一些瘀血而發炎，從而導致濃痰增多，堵住了呼吸道。如果不及時清除呼吸道裡的濃痰，並且有效地消除肺部炎症，病人就會由於呼吸道不暢通而被憋死。幸虧病人新出現的病情被及時發現，並得到及時治療，否則病人生命還是難以保全。現在我已把病人的濃痰清除了，病人的呼吸道已暢通。同時，爲了消除肺部炎症，從根本上防止濃痰的再生，我已使用了相應的藥物對病人進行打點滴治療。採取這樣的措施以後，病人的肺部炎症會逐步消除，若沒有意外，病人不會再有生命危險了。」

劫難過去，灑淚感謝大使館

在救治張經理的同時，我又要求使館經商處一定要妥善處理好梁翻譯的後事，接待好從國內來到納米比亞的梁翻譯和張經理的親屬。後來，我又出席了爲梁翻譯舉行的追悼會，盡力安慰梁翻譯的親屬。梁翻譯的親屬雖然處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是對我們使館和經商處爲處理梁翻譯後事所做的工作以及對他們親屬的關照都表示滿意，都向大使館和經商處表示衷心的感謝。

爲使得張經理早日康復，我們大使館和經商處的同事除繼續輪流對他日夜看護外，還給他送去營養品和可口的中餐飯菜，我的老伴李惠芳還向他送去了花籃，張經理被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不久，張經理的夫人從國內趕到納米比亞專門照顧他。在醫護人員、使館同事和他夫人的精心治療、護理和照料下，張光華經理的身體一天天好了起來，一個多月後就病愈出了院。他出院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帶着夫人到大使館致謝，熱淚盈眶地說：「如果沒有大使館的當機立斷、全力幫助和精心照料，我的命早就沒有了。對大使館的救命之恩，我將永世不忘。」與此同時，中國水產集團總公司向大使館發來了感謝信，不久又專門派了領導到納米比亞，對大使館挽救了張經理的生命以及在協助親屬處理梁翻譯後事問題上所表示的關心和所做的工作，當面向我表示衷心感謝。

納米比亞山地社區一景（網上圖片）

經典的質感

王兆貴

文化什錦

但凡有點文學常識的人，一看到楓葉，就會想起「霜葉紅於二月花」；一看到荔枝，就會想起「一騎紅塵妃子笑」；一看到橙子，就會想起「纖手破新橙」……這樣的例子還可以拉出一長串。這大約就是經典的魅力了，反過來，也可以說是經典的質感。

經典之所以有魅力，也正是因爲它具象，有質感，看得懂，記得住，耐琢磨，有意思。當然，那些艱深的文字也是經典，但不是大衆經典，而是小衆經典，是象牙塔裡、學術圈中的經典，其價值不可否認，其貢獻也值得尊重。只不過，那是供人研究的文字，而不是給人鑒賞的文字。文學與學術的區別，說起來千言萬語，概括起來也就是一句話：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當然，這樣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感性思維中也可蘊涵哲理，理性思維中也有感悟，但從總體上看，文學作品要靠感性打動人，學術論文則要靠實證說服人。

不知爲什麼，中國古典名著留給我的最初感覺是不一樣的，學術一點表述，就是在心理上有不同的質感。《三國演義》的感覺是硬，《紅樓夢》的感覺是軟，《水滸傳》的感覺是野性，《西遊記》的感覺是佛性。所以這樣說，並不是用一個字來概括一部書，而是看過一部書後的一種心理感受。

有句老話說，老不看三國，少不看紅樓。爲什麼呢，前者怕失之奸猾，後者怕爲情所困。一部《三國演義》，從始至終充斥着算計，殺伐決斷之心力透紙背，看多了會讓人心腸變硬。《紅樓夢》呢，前八十回也好，後四十回也好，夢斷繁華興衰，說盡世情冷暖，以至於「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看多了會讓人心腸變軟。人們一見《三國演義》封面，就像聽到了鼓角爭鳴，看到了刀光劍影，胸懷不禁雄壯；一聞《紅樓夢》曲調，就像走進了太虛幻境，來到了情天慾海，心地剎那柔軟。

《水滸傳》一開篇，冒出來就是天罡星與地煞星，聽來就不是等閒之輩。這一百零八將中，三教九流都有，五行八作俱全。他們因爲見不得官家欺壓百姓，於是就反了，嘯聚山林，落草爲寇，仗義疏財，劫富濟貧。正像電視主題歌唱的那樣，「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生死之交一杯酒」，「風風火火闖九州」……處處透露着野性。《西遊記》中也有野性，如悟空的「猴」性、八戒的「豬」性，但他們都是在歸順於佛性後，才保護三藏法師去西天取經的，偶爾顯露原形，復發野性，最終還是降伏於佛法。《西遊記》的主題，除反對極權觀念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弘揚佛教思想，儘管其寫作手法亦莊亦諧，極盡誇張之能事，但也萬變不離其宗，歷經九九八十一難之後，最終結局還是功德圓滿。

手機這個角色

易湘壬

如是我見

一個電視劇，男女主角是一對夫妻，磕磕碰碰中產生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乘結婚紀念日兩人相約在當年戀愛的咖啡屋相聚，好把那難解的疙瘩解開。交談漸進高潮，忽然男主角的手機響了，女秘書打來電話，公司有要務處理，於是家庭再一次讓位於事業，兩人不得已而分開。很晚了，男主角回到家中，女主角已經入睡。男人掏出手機，打算向妻子發一條信息，續寫自己在白天想說但被迫中斷的心裡話。女人突然從床上坐起發作道：「什麼時候了？還不忘在我的面前給情人發信息！」無奈，男人只得刪除手機上的文字……自從手機登上舞台，做編劇的便多了個幫忙的朋友：不在同一地的角色可以同場演出；電話的鈴聲可以掀起一個高潮；心靈交流不再受山水阻隔；難表達的結果可以借助一條短信來顯示。

手機剛面世時，只能通話，那不過是個可移動的電話而已，後來變得可以傳遞文字，不久又可以傳遞圖像。特別那個「微信」登場之後，許多人的生活變了樣。微信完全是基於移動網絡的社交工具，而它的用戶基礎又來自數量龐大的QQ用戶以及手機通訊錄，高黏度是它的特性。因此，用戶也更容易形成圈子性的交往。有微信用戶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我們在微信中醒來，在微信中睡去，在微信中擠地鐵，在微信中工作，在微信中旅行。我們捨不得錯過每一條朋友圈的新鮮事，每一個社會話題或者明星八卦。日前，中國婦聯的一項權威調查報告顯示，「手機」似乎正成爲一場家庭危機的導火索。在中國婦聯進行的這項「家庭幸福指數與移動電子產品關係」的調查中，陪伴配偶時使用移動電子產品的人，其幸福感顯著低於陪伴配偶時不用移動電子產品的人。通俗點說就是，夫妻倆共處時，習慣自顧自地沉湎於手機、iPad，卻無話可說的，往往感情會出問題。之前一些媒體做過調查，一些情感、婚姻專家也做過警示，甚至很多人也意識到，夫妻倆對手機的依賴超過愛人，感情會出問題，但多數人還是不以爲然：嚇唬誰啊，一個破手機，又不是小三。可婦聯的這次權威調查結論其實印證了一個觀點：手機很可能會成爲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感情殺手」「冷血小三」。

作家劉震雲的小說《手機》，講事業如日中天的著名電視主持人嚴守一，其手機給他的生活帶來快樂、帶來愛情的同時，也使他的婚姻遇到了很大的危機。危機的爆發是因爲他一個偶然的失誤：他去電視台主持節目時，把手機忘在了家裡。一個陌生女人的來電，讓他的妻子發現了他深藏在心底的秘密……《手機》初版於二〇〇七年，八年前的手機功能簡單，尚且可以鬧得人仰馬翻。如今手機的作爲已不可同日而語，手機可以錄音、攝影、錄像，還被戴上「智能」的帽子，儼然是個人物，若某作家再寫一部《手機》，會有一番怎樣的景象？

福音與噩耗

純上

域外漫筆

老同學前年夏天隨夫移民加拿大。因惡性腫瘤，她在異國一年內多次入院手術，又經過化療、放療的折騰，可謂吃盡苦頭。臨了了，加拿大醫生一籌莫展，建議他們「放棄積極治療」。她先生將此解讀爲「回家等死」，又氣又急。兩人趕在二〇一五年春節前訂好越洋航班機票，帶上所有醫療記錄，回上海尋求中西醫結合治療。經過幾輪化療，醫生還是回天乏術，她於四月中旬不幸離世。

同一時間，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公布了癌症治療的最新研究成果：發動人體免疫系統與癌細胞作鬥爭。他們說，癌細胞之所以四處蔓延、無法遏止，是因爲它們像哈利波特那樣披上了「隱身衣」，躲過人體免疫系統的探測與攻擊。科學家就要想方設法阻止「癌症隱身衣」發揮作用。目前，已有試驗性藥物可以介入癌細胞，成功讓它們的「隱身開關」失效。

此藥價格不菲，一輪治療超過十二萬美元，但成效也非常顯著。皮膚癌、腎癌、淋巴癌、膀胱癌、肺癌和乳癌患者用藥後，惡性腫瘤變小甚至消失。相比傳統化療，這種最新療法的有效時間更長。肺癌患者接受治療後已存活了三年，皮膚癌患者的生存率更高。研究者原本擔心此藥可能誘發人體免疫系統攻擊健康細胞的副作用。但目前爲止，這種負面情況極爲罕見。大部分患者治療後只是稍感疲勞，比傳統化療帶來的副作用小得多。

如果新藥通過實驗檢測，證明益大於害且普遍有效，無疑將給癌症患者及他們的家庭帶來福音。但藥品、器材等醫療硬件的進步並不等於萬事大吉。美國醫學界現在普遍意識到醫生如何向癌症患者傳達信息在治療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說來，醫生根據全國癌症研究所、美國癌症學會提供的數據以及自己行醫的經驗給病人提供「預後判斷」（prognosis），告訴他們還能生存一個月，一年，或其他。這個數字並非平均數（average），而是「中間數」（median）。即，一半病人可能在此之前過世，另一半病人則可能活得更長。

醫生通常高估病人的生存機會。有研究發現，僅百分之二十的大夫較準確地估算時間，百分之六十三的大夫都過分樂觀。如果病人覺得自己和醫生溝通良好，也會對治愈的希望過分樂觀，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他們沒有及時安排身後事，留下諸多遺憾。所以，專家建議，醫生和病人談話時，首先得傾聽病人的意願，了解他們最想要什麼。然後，他們應該爲病人列出最佳狀況、最糟狀況和最可能狀況，鼓勵他們區別對待，做好準備，並把這些建議詳細寫下來交給他們：有些病人乍聞噩耗，神魂俱散，當時可能根本聽不進去。我沒聽到老外醫生究竟是怎麼將「噩耗」傳達給老同學夫婦的，也不知道語言和文化差異又是否造成了誤解。但科學家說：對三分之二以上的癌症患者來說，發病同他們的基因、環境、生活方式都不相干，只是不幸「中獎」。生命實在太脆弱、太無法預測。除了忍受命運的播弄，我們還不得不依賴陌生醫護人員的善意。說到底，也只能活在當下，努力過好每一天了。